

父亲已年过古稀，在那皱巴巴的脸上隐匿着数不清的坎坷经历。
他很少渴求到阳光雨露和滋润的土壤，
靠的是孜孜不倦的打拼和坚守向上的精神，
为他周边亲人赢得一片片春的绿意。
追寻着沙蒿的足迹，在大漠中扎下条条根系，
只为在迷茫的岁月中不迷失方向；从深深的地下汲取一丝清凉，
只为在荒芜中依旧向上。
他以那嶙峋的肩扛起那栋叫做“家”的房，
他只是众人眼中一株无私的沙蒿。

沙蒿

侯延爽

侯延升

著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

侯延爽，女，音乐学教授，济南大学声乐系主任，硕士研究生导师。多年从事声乐表演、音乐教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，取得丰硕成果。曾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、沈阳师范大学，现在天津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。



侯延升，2001年本科毕业于西北轻工业学院，2008年获陕西科技大学工程硕士学位。在彩虹集团工作多年，主要从事电子玻璃研发与生产，高级工程师，担任部长职务。获得国家专利多项。现为武汉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。

前言

近些日子，我儿子聪聪老是缠着他姥爷讲故事，他姥爷也是打心眼里高兴给我儿子讲故事。讲的故事多是他姥爷年轻时的往事，有些故事听得他外孙子呵呵呵地傻笑。我们有时也凑过去听上几段，觉得挺有意思。姐弟们一沟通，要是叫爸爸、妈妈把他们走过的路、经历过的事儿讲出来，把我们姐弟三人成长经历全部记录下来，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，至少对于我们的爸爸妈妈来讲一定非常喜欢。于是把这个想法和爸爸一讲，爸爸欣然同意。

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，68岁的妈妈仍然是74岁爸爸的忠实读者，并且对爸爸绝对崇拜。当我们对那个年代的一些往事有些怀疑，甚至认为极不可能或是荒唐的时候，妈妈立刻信誓旦旦地给爸爸作证，我们只好将信将疑那个近乎疯狂年代的故事了。

父亲已年过古稀，在那皱巴巴的脸上隐匿着数不清的坎坷经历。在平凡的人生中，他很少渴求到阳光雨露和滋润的土壤，靠着孜孜不倦的打拼、坚守向上的精神，为他周边亲人赢得一片片春的绿意。父亲的品格，使我们想起常年生长在新疆、甘肃和内蒙古的沙蒿，它不畏酷暑严寒，在贫瘠干旱的沙丘上扎下条条根系，为荒凉的沙漠点缀上春的气息。父亲、沙蒿恰好相似，都在默默地顽强生长，从不炫耀，无私奉献自己。这就是我们的父亲，他给我们的不是让人羡慕的富贵和权势，而是一笔笔厚重的



精神财富。

从父亲来到世间的那天起到现在，他经历了那么多不平凡的、不同的历史时期，每一个时期都给他留下那个时代特征的印迹。从童年、上学到求职，记录的是流离多变、步步维艰，一心寻求生计；从工作、文艺到婚姻家庭，记录的是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苦苦的挣扎，一心向上追求完美，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。自从孩子们来到父母身边，他们一心扑在孩子们身上，为孩子们的成长倾注了全部心血，每当孩子们遇到困惑时，他们忧心如焚；当孩子们取得点滴进步，他们沾沾自喜，孩子们的今天，无处不留下他们的心意。

父亲的故事太多了，要是把他走过的路、经历过的事记载下来，应该是件很有意义的事。我们不求出书立传，不求拿到世人面前去炫耀，只求把父亲、母亲和我们经历的往事汇集成册，聊作百姓的“影集”。可众多的故事不能一一记录下来，以父亲的意愿，专挑选一些快乐的、逗人情趣的故事，以带给读者一些愉悦。就是这些故事，只要从中细细品味，认真琢磨，不乏一些人生哲理，不乏给人以启迪和鞭策。

父亲和母亲苦苦奋斗的人生，虽没有辉煌伟业，可他们在平凡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成为我们心中的楷模，我们取得的任何进步，都离不开父母呵护，离不开父母的激励和教诲。今天把他们的往事呈现，正是儿女回报父母的一片心意。谢谢我们最爱的父亲、母亲！

目 录

第一章	童年·····	(1)
第二章	上学·····	(9)
第三章	就业·····	(22)
第四章	工作·····	(31)
第五章	文艺·····	(90)
第六章	家庭·····	(108)
第七章	大女儿·····	(149)
第八章	二女儿·····	(163)
第九章	我的儿子·····	(202)
后 记	·····	(231)

第一章 童年

73年前，塞外海滨第一小城绥中，随着“呱呱”几声婴儿的啼哭，一个小男孩来到世间，那就是一生没啥出息的我。

人说我的命太硬，我和姐姐整整差了7岁。7年间，夭折了一个哥哥，我身下又夭折了一个弟弟，我可真成了宝贝疙瘩，放在手心上怕摔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为保住我这脆弱的小命，父母可是花费了不少心思。起个



我的百天照

小名叫“铁蛋儿”，不怕嗑，不怕碰，不怕摔，结实的很。后来长大了“铁蛋儿”不太好听，把蛋字去掉，就叫“小铁子”直到如今。大名就更得结实响亮了，还得添上点有出息、光宗耀祖的味道，起名为“铁铮”，铁骨铮铮，铛铛三响，真是好名字。

听人讲，为了好“养活”，还得找个多儿多女的女人认作干妈。挑来选去一个姓何的女人条件符合，拿上礼品，登门磕头认干妈。还别说，这个干妈对我还真好，有好吃的自己的孩子舍不得给，留给我这个干儿子。我也对得起干妈，整天何大妈、何大妈叫着不离嘴。要是有一天看不见那是又哭又闹。

梦幻般的童年，别提多温馨、多溺爱、多幸福了，生活在蜜

罐中。

妈妈为了逗我玩，竟忘了安全，把从海上新打上来的螃蟹放在炕上，它爬我追，追上后抓起螃蟹就吃。螃蟹可不是好惹的，毫不客气地夹住我那嫩嫩的嘴唇，刺啦！鲜血淋淋，疼得“嗷嗷”乱叫。全家老少慌了手脚，跑到医院，止血缝合，这真是惯没惯好，疼坏了宝宝。七十多年过去了，摸摸嘴唇，还清清楚楚有一个硬结。

好景不长，爸爸在伪满洲国高教书时与日本副校长发生了口角，他顺手抄起钢笔水瓶砸向副校长，人没砸到，墙上、地下留下了一片黑黑的痕迹。从此，爸爸步入了艰艰难熬的路，给全家人都带来了坎坷的经历。

爸爸是东北师大毕业的高才生，后去日本留学，能说日语、朝鲜语、英语、俄语等。他先后在辽西几个城市任国高教员。他为人正直，心胸开阔，学识严谨，爱管闲事，脾气倔强，好打抱不平，要不怎敢向日本人头上飞墨水瓶呢。这点爸爸随我爷爷，当时的县长曾给我爷爷赠过“见义勇为”的牌匾，可爸爸这一钢笔墨

水瓶却砸丢了公职，回家务农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东躲西藏；解放后，好不容易从农村小学教员一步步走到铁岭中师，待要去辽



五岁的我（前右）



爸爸在东北师大念书

宁大学任职时，一个“插红旗、拔白旗”的运动，一下子被调到铁岭县最西最穷最苦的三桥子村劳动改造。当时给爸爸定的是历史反革命不按反革命论处，他还有地主出身的头衔。我们回家看到在一个弯巴拉叉的顶梁柱上，贴着一张不大的白纸，上书“五类分子管制条例”。他的活动范围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，定期还要做思想改造汇报，赚全生产队最低工分每天2分。别人下工后可以休息，可他还要挑起粪桶，拿起淘粪勺子，去各家淘粪，这是接受改造的一个项目。这样子一干就是二十多年，终于熬出了头，给爸爸平反了，落实了政策办了离休手续，享受县团级待遇。可这一切来的太晚了，他人老了，学识白废了，他的儿女受他的牵连，想奋进一下却为时已晚，早已过了读书学习的大好光阴。

爸爸已走了5年了，他的最大喜好是到各地走走看看，留下的遗憾是没能坐上红皮的火车。

妈妈是一个聪慧善良、乐于助人、从不认输的人。她平时讲话很风趣，其中不乏带些哲理性，比如，她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口头禅：“省事就是费事，费事就是省事。”不妨想想，寓意很深，是经得起推敲的。她爱我们，我们更爱她。她时刻盼着她的孩子们有出息，能干出一番事业来。可她又深知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孩子，加上父亲的历史问题，能有什么出息呢，更别谈光宗耀祖啦。能维持生活，男孩不打光棍、女孩能嫁出去，已是最大幸事了。

一个钢笔墨水瓶，把爸爸“砸”回了老家昌图。爸爸前脚走，后脚交通就瘫痪了，邮寄也中断了，一切音信皆无。这下可苦了留在兴城的妈妈、姐姐和我。吃什么，喝什么？过去靠爸爸的薪水过活，现在怎么办？总得活呀！妈妈苦思冥想，想出个逗小孩玩的“掏宝”小把戏挣几个小钱。“掏宝”游戏简单的很，妈妈糊个大纸盒，把大纸盒分成好多小格子，格子中放一些小孩

子喜欢的小玩意，然后表面用纸糊上。只要小孩把钱交给姐姐，姐姐就叫他们选其中一个小格格，看看里边藏着什么“宝贝”。孩子们玩的高兴，姐姐挣了小钱，拿回来买些米、菜度日。

那些日子，晚上妈妈糊“宝盒”，白天姐姐就背着我，拿着“宝盒”到兴城里最热闹的天齐庙，把我和宝盒往台阶上一放，她一边吆喝着做买卖，一边看着我别磕着碰着。我那时是挺乐的，看看小孩们“掏宝”，玩玩地上的蚂蚁，扣扣墙缝中的蚰蚰，哪里知道妈妈和姐姐的苦衷！

记不清是哪一天，爸爸总算来接我们回老家了。但这一路上的磨难叫人提心吊胆。据姐姐讲，妈妈的脸上抹的脏兮兮的，带个大帽子，慌乱中连鞋跟都崴掉了，害怕大鼻子欺负女人。

回到了姥姥家，又赶上打仗，谁跟谁打我不知道，随着人群逃难我记得挺清。当时我最烦的人是我四姑。天上的飞机一来，人们“忽”地一下子全跑到河套旁的树毛子里躲起来，够害怕的了。可你看我四姑是又磕头又作揖，嘴里还嘟囔个没完没了，什么这个保佑、那个保佑。飞机扫了几梭子子弹就飞走了，她还在那儿保佑呢，真是可怕可气又可笑。

后来找了个落脚的地方太阳沟，借间房子住下了。那时的农家人真好，房子白住不算，还经常给我们小孩子找些吃的。就这样，他们觉得还是帮得不够，像亏了你什么似的。

太阳沟这个小自然村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。那时我7岁了，



平反后爸爸和妈妈回到了铁岭

能记得很多的事。从太阳沟向北翻过一道岭是月亮沟，向南翻过一道岭是横沟子。这样一岭一沟的地形在昌北地区比较普遍，沟坡岭上种庄稼，沟里有那么几颗大柳树，几间茅草房就是一个自然村，太阳沟是其中之一。

住下之后，爸爸为了养家糊口，开了点荒地种起了香瓜，白皮红籽，起名“白糖罐”。现在好像还知道它的味道。一个教书先生，他哪懂得种香瓜，只能硬着头皮去干，边干边学，可想而知，收成也好不到哪去。

我整天在爸爸跟前儿蹦蹦跳跳，多少起点儿小工的作用。有时给爸爸添一些麻烦，但多半是给爸爸带来几分快乐。

一天，我有些口渴，瓜地离爷爷借住的房子较近，就跑去喝水。推开房门，见爷爷正在外屋大锅里起高粱米面的大饼子，见我进来忙把锅盖上。等我喝完水，爷爷也没提大饼子的事儿，真馋啊！那时要能吃上一顿高粱米面大饼子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回家后，我把这事告诉了妈妈，妈妈为这事还掉了几滴眼泪。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：“你爷爷人不坏，要不县长怎能给赠‘见义勇为’的门匾呢，这也是逼的！你后奶奶又生了好几个孩子，哪个都能吃呀！”听妈妈这么讲，我也就不太恨爷爷了，但把锅盖上的情形总是那么清晰。

过了很多年，妈妈告诉我，爷爷在上坟时因着了火，把自己烧死了。妈妈还说，你爷爷这辈子过的十分清苦，纯属是个土包子地主，平时省的不能再省了，家人要吃葱叶得劈第五片葱叶吃，吃嫩叶怕伤葱。爸爸在四平念书，爷爷从辽源收租回来，路过四平只给爸爸买一串糖葫芦，自己舍不得买一串。下馆子要的是两张煎饼一个豆腐脑儿，可他腰里缠着很多钱，整天整月整年就是一个攒，攒了钱就买地，除了买地还是买地，土包子透了。就这土包子地主害了爸爸妈妈，害了我们兄弟姐妹，更害了我，那是后话。



从我家借住的茅屋西行一里多地有一座小山，当地人叫它毛山。山上除了有两棵早年枯死的榆树桩子，满山长着半人多深的蒿草，当地人就以草为茅而称毛山。另一说是山上有一条狼道，专供狼走的，还经常见到一些狼毛，故称毛山。

我对那条狼道特感兴趣，又害怕又好奇，越害怕越好奇越想看看个究竟。那个狼道是个什么样呢？想去又没那个胆儿，直到家搬走了也没敢去，留下的是遗憾。

可别小看了这座毛山，它还有两样特产呢。一是毛山下那条经常干枯的河沟两旁，只要细细辨认长着不少野芹菜；二是毛山上的沙土小路上，每到雨天过后都会长出不少的“地皮”，也有人叫“土木耳”的。我常常挎着小筐去采这两样宝贝，也算给家里的生活做了些补贴。

太阳沟北岭上是一条通往四平的国家公路，小村子不算偏僻，可那地方狼还真多。那天我正在院子里玩，就听有人喊：“快来人啊，狼叨小孩儿啦——”我赶紧跑到院外见很多人拿着锄头、镐头、棍子发疯似的向山坡上跑去，边跑边喊……

事后听说，老张家的二小子，他在横沟子小学上一年级，老师是新来的，吃住在学校。那天，老师对老张家二小子说：“家里有菜给我摘点儿。”下学后，二小子就和他妈拿筐去坡上的菜地摘豆角。走到半路，他妈到地边种的麻子后边解手，二小子拿筐先走了。就这工夫，突然从地里窜出两条狼，一条狼咬住二小子的脖子，另一条狼咬住二小子的身子，两条狼背着二小子向岭上跑。等二小妈听到儿子的惨叫声出来，见狼已跑出了好远。由于打狼人的穷追不舍，狼只好扔下二小子跑了。可临跑前，两条狼还刨了个坑，想把二小子藏起来好以后回来吃。当人们找到满身血淋淋的二小子时，他早就断气了，可怜的二小子才8岁。

从那以后，只要提到狼，我就哆嗦、再也不敢去毛山采菜了。说来也怪，越是怕啥越来啥。那天，妈妈做晚饭，叫我去院

外的柴火堆抱点儿柴火来。还没到柴火堆，就见不远处蹲着一条张着大嘴的狼，吓得我大叫一声跑回了院子。等妈妈跑出院外，见那条狼不慌不忙慢悠悠地向毛山跑去。看来那狼根本就不怕人。从那以后，吓得我屋儿都不敢出，特别是天一黑就别提多害怕了。晚上睡觉，我把脑袋缩在被窝里捂得大汗淋漓，连个缝都不敢露，大人说啥都不好使，他们哭笑不得。还是姐姐真好，为给我壮胆儿，叫我钻进了她的被窝。可我还是把头捂得严严实实，张着大嘴对着姐姐的肩膀呼呼地喘气。不一会，姐姐受不了了，把被掀开笑着说：“小铁子，我这肩膀都叫你给哈吡熟了。”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要我一闭上眼睛，那条狼就蹲在眼前。

过了好久好久，狼的影子渐渐淡薄了，我胆子渐渐大了。那天下过雨后，我穿着妈妈做的新衣服，确切地讲，是由爸爸的一件黄呢子大衣改的，挺合身怪美的，像个小军人儿。军人就得有点儿男子汉的气概，有什么好怕的，上毛山捡“地皮”去。不大会儿工夫，我捡了多半筐，挺高兴，回家定会得到妈妈的夸奖。

我乐颠颠、喜滋滋地往回走，突然天上传来飞机声，飞得好高。飞机在天上转着圈圈，看着觉得挺好玩。不好——飞机怎么掉下来了？破刺啦声的冲下来。我赶紧跑，脚下一滑，一屁股坐到路边的泥坑里，爬起来还跑。没跑几步，飞机又追来了。这回声更大，飞得更低，好像贴着地皮要撞到我的头了，吓得我哭着喊着跌跌撞撞往家跑。这时，屋里的妈妈也听到吓人的飞机声，还隐隐约约地听到我的哭喊声，忙跑出院子拉起我这泥猴子，看看满身是泥的衣服，看看远去的飞机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嘴里叨咕着：“老天保佑，国军里也有好人。”

事后分析，那架飞机可能把我当成军人了，它几次俯冲想向我扫射，可飞机上的人拿不准我是什么人没有扫射，后来看清我是个孩子，便飞走了。太悬了，要是赶上个马大哈，赶上个没良心的他一梭子扫下来，也就不会有以后的故事了。



童年还有很多往事支离破碎，构不成完整的故事。比如，蛇从麻雀窝中钻进淘鸟的小孩儿嘴里，大腿上留下的伤痕，大雪天妈妈领我去乞讨，飞机撞豁城墙砸死炕上的老太太，一枚炸弹投向昌图小白楼炸死 17 个人……故事太多了，可惜讲不清楚。

第二章 上学

上学的经历比起童年毫不逊色，任何孩子都无法和我比拟。小学6年，我读了8所学校。别谈学习成绩如何，见识倒不少，认识的老师和同学很多，可没有一个记住的。

7岁那年，可能是由于出身书香门第，爸妈急于叫我上学。太阳沟没有学校，想上学得翻过村北那道岭过国道下一大坡到横沟子上学，每天得走十几里路。教室是一个四面漏风的破房框子，泥土地上摆放着3根拆房子拆下来的旧锅梁，二十几个孩子坐在上面听课。回家对妈妈讲，妈妈打趣儿地说：“那多好哇，发大水抱着锅梁淹不死。”

课桌就更有趣儿了，是学生自己背着，就是每一个学生背一块木板上课时放在自己的腿上，这就是课桌。一放学你看吧，一个个背着木板，跑起来拍打着屁股“啪嗒啪嗒”的响，挺好玩儿的。小孩子不知道苦，大人看了心里难受。

这还不算难，难的是上下学的路上，太阳沟有四五个同学相约一同去一起回来，相互有个照应，能防点儿坏人和狼。那几个伙伴都比我大，十一二岁了比我整整高出一头。人大心眼子就多，有时拿我取笑。走着走着不知谁大喊了一声“狼来啦——”他们“忽”的一下子跑出去好远。我赶紧追，跌倒了爬起来还追，那狼狈相别提多惨了，逗得他们哈哈大笑，可苦了我了。回家哭着告诉妈妈，可她有什么办法？只好三番五次地到那几个伙



伴儿家说好话，叫他们照顾照顾，说我胆子小。这下反倒使那几个坏小子更加得意了。

冬天，赶上下大雪那可就更惨了，他们个大腿长雪陷不住，可我每走一步雪都没大腿根。他们走得快，不过一会就看不见他们的影子了。越急越赶不上，越赶不上心里就越害怕，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大哭起来。原来那几个坏小子躲起来有意调理我，见我真哭了，他们又嘻嘻哈哈地跑回来拉起我说：“别嚎啦，逗你玩儿呢。”

就这样上的一年级。后来随父亲工作的变动，我先后在双庙子、昌图城、昌图站、铁岭清真小学、和平小学、繁荣小学、胜利小学念完了6年小学。

真是难为人，6年里始终处在人生、地生、学校生，课本五花八门，学习成绩是可想而知的。初小升高小考试很是幸运，顺利通过，可高小升初中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不论父母怎样加油鼓励，我还是名落孙山，只好在胜利小学复读。一年的复读过得很快，升学考试已过去多日，发榜就在这几天，我是心急如焚，坐立不安。盼发榜老师进家门，又怕老师进家门。因为学校规定每个考生不论是考上、没考上，老师都要登门拜访。要是考上，老师祝贺金榜题名；要是没考上，老师要做好学生和家长的思想工作。

那天将近中午，突然门外有人问：“这是侯铁铮同学的家吗？”声音虽然不大，可好似一声炸雷，震得心“咚咚”响。跑去开门，一看是侯老师忙请进屋，父母也迎上去问好。别小瞧了这个侯老师，平时不紧不慢遇事不慌，拿得住架儿。进门后，他一屁股坐在炕沿上跷起二郎腿面对着我爸爸妈妈干咳了两声，话匣子打开了：“你家这学生总的看在学校的表现还是不错的，有些小毛病不碍大事。至于这次升学考试，真是太难了，11个半取1个。”听到这，差点把我吓晕，我强咽了口吐沫继续听下去。

“不管考上还是没考上，都要有个思想准备，考上咱们共同祝贺，考不上也没什么。升学也不是唯一的出路，路多得很，哪里都需要人去做、去干，只要认准一条路一定会取得成功，取得收获……”老师还在喋喋不休地讲，可我想：完了，全完了。只感觉手冰凉，脑袋嗡嗡直叫。这时，侯老师把手伸进裤兜。掏什么？莫不是……我心中又燃起希望，可他不紧不慢的从兜里掏出一张手帕，擦擦鼻尖上的汗水又把手帕送了回去。这下是一点希望也没啦，我斜瞟了爸爸妈妈一眼，那是两张无可奈何、哭笑不得的脸。只见侯老师起身说道：“快中午了，我该回去了。”妈妈强打精神憋出几个字说：“吃过午饭再走吧。”“不吃了，谢谢！”侯老师边说边向门口走去，这下是彻底凉快啦。没想到侯老师走到门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，回过身对爸爸说：“你们的学生考上了。”说完，他从兜里掏出录取通知书交给爸爸，爸爸又交到我手上，我真不敢相信，这是真的吗？

全家人只顾乐了，忘了那个作弄人的侯老师，当想起时老师已走出好远，望着他的背影真不知说什么好。

我考上了，我是中学生了，过去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得到了想要的结果。想想考前那些日子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爬到房子西大山的厕所顶上，躺在铺好的草垫子上，望着成群的小燕子，叽叽喳喳地围着白塔飞来钻去，边背书边看着那些可爱的小燕子，真是别有一番惬意。明天就要去铁岭二中报到啦，这也许是那些小燕子给我带来的福气，相信那些小燕子还会给我带来更多的幸运，更多的福气。

报到后，我被分到一年一班。我们班的构成很有意思，农村来的学生比城里的多，女同学比男同学多，贫困学生比富裕学生多，年龄差异较大，十七八岁的大有人在，个别的还结了婚。听说我们的班长在班上年龄最大，已当了爸爸了。开始觉得新奇，后来也就见怪不怪啦。



一年和二年上学期，学校一切教学活动还是比较正常的，我学到了不少知识。可二年下学期直到毕业，各项活动接踵而来，应接不暇。说是学生，还不如说是投入各种运动的劳动大军，早把学习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不学也好，省了不少枯燥烦恼，同学们整天在一起嘻嘻哈哈，打打闹闹。今天这出戏，明天那出戏，从中倒也寻到不少乐趣，至今想起来还是那么清晰。

不知是哪级组织、哪个领导心血来潮，为提高全民文化素质，要开展群众扫盲活动。

我们中学生首当其冲，当起了小老师。扫盲活动定为一星期，我和另两个同学被派到辽河沿上的一个小村子——河夹心。

天一黑，我们和村干部在场院儿支起个黑板，亮起两盏不怕风吹的小马灯，农民一听到村头敲铁轨的声音，就呼呼啦啦地往黑板前一坐，一动不动傻乎乎地等小老师讲课。真是听话极了，叫学字就学字，叫唱歌就扯开嗓子喊，声音挺大就是不着调。第二天晚上来，啥也不会，该学还学，该不会还是不会，可人还是照来不误。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，实际上耽误了农民的休息，白白扯一气。可扫盲工作总结写的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

这次群众扫盲活动，来到快，结束也快，很快就消失踪迹了，再也没有人提起。

在那个火热的年代，提出为实现“东风压倒西风”，达到国富民强，开展全民大炼钢铁。口号是：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一夜之间，炼钢的小高炉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遍地开花。我们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，两座小高炉在校园的西北角应运而生。

高炉有了，点火开炼。至于原材料，校领导早就心中有数。在开炉点火的誓师大会上，威严宣布：“当前学校的工作重点是大炼钢铁，支援国家建设。每个同学的中心任务是广泛收集废钢